



一本正視現代社會文明病的書

恍惚的人

作者：有吉佐和子

譯者：余阿勤

皇冠叢書

蒼科

母親酷愛小說，尤其喜歡在寒夜燈昏的日子裏把她剛看完的小說，節精取要的講一篇生動的故事給我聽。大二那年的冬天，寒假中返彰化，愜意而樸實的日子裏在母親日式榻榻米的房間中聽完她講「恍惚的人」。母親已屆中年，但幽默與自嘲的個性使她對於書中主角昭子描摹得十分逼真，一陣子我有一股衝動想與母親合作把這本小說中譯。但俗務紛紜的生活方式，此願未能已竟。

前日在書店中偶然發現此書的中譯本。毫不猶豫的買下來，在圖書館中狠狠的讀完一遍。余先生的譯文，在保持日本人種族個性方面譯得十分成功，然而比照起母親二年前在彰化邊看日文本邊譯為故事給我聽的那種氣氛，我覺得余先生的譯文就差了一點。或許母親的年齡與性別對於領悟一個婦人的心境而言是更「駕輕就熟」多了。

「恍惚的人」，是民國六十二年日本最暢銷書，賣出二百三十萬冊以上，它之所以暢銷的原因當然與有吉佐和子的敏銳筆鋒有關，最大原因還是在它活生生的現世觀的描述。人間世的炎涼與文明所帶來的文明病，同樣是我們這代人最惶恐、最無據的悲哀，可是人類對這種「沒落」似乎毫無辦法，只得聽它溢流。

昭子買了麵包，又買點其他東西，兩個紙袋裝得滿滿的，提都不太好提了，只好右手提那個比較笨重的，而左手把放麵包的紙袋抱在胸前。她沒帶傘，幸虧雪剛下不久，希望路上或許能遇見敏兒剛放學回家。

轉個街角，她突然停止腳步。看見一個高大的老人從對面直走過來。

「爸——」

昭子叫了一聲，公公走得快，差點從她旁邊擦身而過，老人停下來，奇怪地望著她，——他的媳婦「啊：昭子」

「下著雪哪，您來……」

「嗯，我知道在下雪。」

公公雖望著昭子，但他的視線似乎集中在遠處。

「不冷嗎？」

「不冷。」

「你要去哪裏？」

「妳剛下班？」

「嗯，我剛從公司回來，您呢？」

「下雪啦……」

公公總是這樣答非所問。

將近家時，昭子頭也沒回，趕緊把紙袋放下，望望公公走進隔壁立花家的小門。嬌小的媳婦，提了這麼兩袋滿滿的東西，一個大男人竟連幫一下忙的意思想都沒有。

這一段伏筆，把整個故事的二個主要人物的個性在隱約中刻劃出來。這個年已八十四歲的公公立花茂造事實上是一個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可是在婆婆的照顧之下，另外住在離兒媳不遠的老家中。

。他的兒子信利與媳婦昭子並不會察覺老人行動有所怪異。一直到婆婆謝世之後，昭子才真正嘗到受一個痴呆症老人百般折磨的難受。老人的症候在他太太的死後明顯的表露出來。他太太和服整潔的卒死於玄關，他却以為她在那兒睡覺，而跑來兒子家中告訴昭子，婆婆不煮飯而在睡覺，接而在媳婦家的餐桌上用手抓芋頭與胡蘿蔔，一整大鍋的吃光。

當兒子與媳婦告訴他

「爸，媽倒下來的时候，您在

那裏？」

「她不是就睡在這裏嗎？」他

指著安詳去逝的太太說。

「是昭子抱起她躺在這裏的，

你沒看到她倒下去？」

「她……」

公公遲緩的回過頭，望著昭子

問

「她怎麼了？」

「她怎麼了，她死掉啦！」

「哦，死掉啦。」

信利與昭子對望了一下，胸中

氣得幾乎跳起來。

聽到與自己生活四、五十年的老伴去逝時，僅以漠不關心的「哦，死掉啦。」表示知道，正是令人啼笑皆非之處。老人在吃的方面也表現出令人不解的痴愚，十人份的東西在大家團圓轉的時候，獨自在桌上吃光，然後還喊著餓，以後每餐必號啕大哭，叫著「餓了，沒東西吃。」只要給他食物，他馬上平息下來。大口嚼著，津津有味，豆大的眼淚仍垂在頰上。

在昭子的印象與婆婆、丈夫的口口，公公年輕時是個英俊瀟灑的美男子。這也許從老後的輪廓中也可了解。然而老人古怪的行動令人難以想像年輕時，曾經如何的個體。老人的記憶力只記得昭子與昭子的兒子敏兒，至於自己的兒子信利，與外嫁他

地的女兒京子已都不認識了。

老人無意識的盲目出走，也是痴呆症的一部份，出走三次的確令昭子、敏兒、京子大忙一場。

漸惡化的老人症，到了尿尿可算達到「返老還童」的境界。更壞的還有，老人把自己的大便塗在榻榻米上」。

茂造右手掌在榻榻米上自左而右，像在塗著黃金色的圖畫，昭子左手捏著鼻孔，右手趕緊打開門使臭氣散去。

老人用不慣抽水馬桶，半夜小便都在花園裡，不但如此，還要媳婦帶他去上小號，否則他就大喊「昭子！」「昭子，很苦呀，快跑出來了。」每天晚上，昭子到半夜就必須帶他到花園去解放。昭子不得不為他準備尿布。

洗澡更是一件大難事，信利對自己的父親，避之若有惡疾，把難事都丟給昭子。且看媳婦幫公公洗澡的可氣又可笑的情景。

幫茂造洗澡，她突然想起替敏兒洗澡的往事，敏兒是自己的兒子，是小孩子，但茂造可不同啊，因此替他洗下半身時，她真覺得難堪與厭惡，肛門她可以用毛巾擦擦肥皂替他洗，然後說：

「爸，前面你自己洗吧！」

把肥皂交給他，「好，好。」

雖然說好，但是拿著肥皂却像楞楞的望著。

「爸，請你洗洗小弟弟好不好？」

？」

昭子的聲音有點生氣起來。

「好，好」但只望望底下，又停下楞著了，昭子再三催促他還是不洗，昭子沒辦法，只好隨便給他

澆水就結束了。這件事，昭子曾提議信利去做，信利却說：「別開玩笑！」就這樣的支吾過去。

也許是老人的兒子信利對自己的父親並不賦予關心，到後來，不但老人不認識他，反而叫他是賊。

抱著沈重的枕頭上樓，再回到信利身邊睡下時，馬上聽見茂造的聲音。

「聽到沒有？又在叫了。」信利說。

「偶爾也幫個忙吧，是你的父親啊！明天又是星期日。」

顯然，昭子生氣了。信利只好下去。可是茂造的聲音因信利下去而更大。信利跑回樓下告訴妻子說：

「昭子，他不要我，還是妳去吧！」

「為什麼？」

「他不認識我，他到處在找我，昭子下樓開燈」

「啊！昭子」

「怎麼啦？爸。」

「有一個歹徒跑進來，趕快叫警察來。」

「歹徒？」

「嗯，就在那裏。」

被老人一指，信利呆住了。

「爸，你說什麼，是我，我是你兒子呀！」

「昭子，把這個歹徒送去警察局。」

「爸，這個人不是歹徒，是我們家裡的人。」

昭子暗示一下丈夫，信利就回到房間去了。

「昭子，歹徒上二樓去了，趕快叫警察，趕快！」

老人此時已完全變成只有動物本能的個體，除了常照顧他的媳婦之外，他是六親不認的。狗也不過如此。

如果說，一個在年輕時是如何的威嚇的人，到了老年之後竟落入此種愚不可及的下場。在我們外圈人看來都會有幾分淒涼，更何況是做兒子的信利。

天份高的人早夭，也許是上帝最仁慈的安排。佳人薄命，或許也正是備受上蒼厚愛的結果。實在說，看到一個頂尖之人中龍鳳，在歲月的摧折之下變得迂腐、無知、醜惡。勿寧是這人間世上最殘酷的諷刺。

音樂家中，長壽些的舒曼，晚年罹瘋症，把自己年輕時代的名作「夢幻曲」，當成晚年自己得意創造而興奮的一再彈奏的情景，莫不是一種悲哀。長壽或許不是幸福。

昭子的個性，無疑是一戰前日本女性中最典型者。她具有傳統美德，又具有觀察現實世相的聰慧女性，她一邊相夫教子，一邊又得負擔並處理丈夫的父親加給她的諸般苦惱，在她周圍是個充滿暮氣、回憶、與蒼涼之美的世界。（余阿勳譯序中）昭子雖是一個身居繁忙的社會中的薪水工作者，但她處處表現出不凡的氣度與深具羅曼蒂克的天真思想。

這天晚上，夫婦難得又緊緊的睡在一起，昭子稍稍離開丈夫的身邊，就覺得一陣說不出來的悲哀侵襲著她。

「如果敏兒結婚後，你也死了，我就一定自殺。」
「我也這樣想，最近我常常想到」

這樣的問題，我真希望比妳早一天死掉，一個喪妻的男人是很悲慘的，像爸爸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假如有一天妳真的死了，我一定追著妳的後頭」

這種話在二十年前他們夫婦曾經談過，昭子茫然的喪入回憶中。那時兩人都還年輕，正是熱戀的時候，這種談話自然超離現實，而且充滿浪漫的氣息。想不到同樣的話在今天談起來，那種浪漫的氣息已經消失，換來的，却是深刻的嘆息。這乃是當時所想像不到的。

夫婦本是同林鳥，生同巢，死同穴。勿寧是一種感性的境界。在文明病還未完全侵蝕的心靈中，男女之間的關係也還不到腐化、放盪的程度。至少昭子與信利之間，他們想到的只有互相的依賴，他們還有那麼一份「非伊莫屬」的忠誠。

從這方面看來，恍惚的人的背景，仍是在半保守的世界中。這也許是想藉著昭子——舊時代的最末一位貴族，來反映新、舊之間的差異，寫出那些正在轉變中的人性與社會價值觀。人類之隨物質文明腐化，已使我們對於判斷價值真偽失去了能力，更甚的是我們只能「人言亦言」。何況在舊時代完全逝去之後，我們不就更無據可依？更為迷茫失落？

信利則是一個懦夫。把所有的事都推給了妻子。他們的小兒子敏兒，一個準備投考大學的高校生。代表的是日本新時代的青年。倫理的觀念十分的淡薄。在他看到母親受到祖父的折磨苦惱之後，竟對父母說：

「爸、媽，你們以後可別活那麼老啊！」
茂造的女兒——京子出嫁外地十幾年。對自己的父母，也並不怎關心，態度比信利更為可笑。當婆婆過世的時候京子回到東京來，像是來渡假的一般。檢母親骨灰時。

其他 短篇小說 散文 論述

徵稿

京子與火葬場的人換一些比較碎的骨頭，邊換邊聊天。

「這是什麼地方？」

「頭蓋骨」

「這是不是背骨？」

「不；是腕骨」

一如生物課中學生們的交談。

停一會談話又開始了。

「用電燒的，難免燒過頭，骨

頭剩下那麼少」

「年紀老了也有關係。」

「年紀老了骨頭會變少嗎？我

從前在鄉下，記得公公死的時候已

七十歲了，骨頭比這多一倍呢！」

信利覺得京子話真多。

面對著自己親生母親的遺骨，京子的態度可以說「輕鬆之至」。京子，純粹是在這個文明社會中，工業化的薰陶下成了個無情感的機械。離開母親十來年，竟然比陌生人更為情疏。這自不是十年萬里的離別，生疏也難怪可以解嘲得了的。京子的母親又不知作如何感想。

恍惚的人，以新舊時代間的過渡期作背景。把文明所帶來的危機深深的勒刻進去。或許，我們在自己的周遭曾經見過這種事實。也許，那些事實正在你自己的環境中孕育著。更可能的是，你將就是那個恍惚的茂造。但如果成為茂造，我覺得那還算是幸福，至少茂造有一個十分孝順的媳婦來侍候他。更壞的是，你如不幸的成了茂造，而卻沒有一個昭子，那才是真正的悲慘世界。

工業化的世界，核子化的新時代。對於人類的高明科技，我們當然是存著崇敬的心理。但機械文明，分秒必爭的競爭社會，我們業已漸漸失去了一些抽象、無形的美感觀念，與天地俱來的倫情法則。然而在聲、色、犬、馬，摩托車飛馳的今日，談起這些老古董的話，恐怕會遭人笑柄。這也是無奈之處。

記得年前與朋友談天，談及將來醫學界最熱門的該是那科。在座三人一致指出——精神醫學。這其中三昧，只待讀者們日後細細品味了。

——全文完。